

廬陵楊萬里廷秀

庸言

庸言六

楊子曰利不歸于上則不國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利歸于上則無民故詩曰彼有

通秉山 帶穗伊寡婦之利

楊子曰去壁之風天道在南來石之霧天道在

北

揚子曰夫子之道溥矣宏矣卓矣邃矣故六經  
 既就而六經非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而未  
 嘗與二三子過哉子貢之問也曰有一言可  
 以終身行之者乎道大如天子貢欲以一字  
 彜而取也終身塗遠子貢欲以一字生而死  
 也問之太過也答之難也微言夫子誰寔  
 能答之子曰其怒乎然則六經雖得可以一  
 怒攝夫子雖聖可以一怒毀夫子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子貢一夕負而走矣子貢得之  
 難而學者喪之易也武夫力而拘諸魚婦  
 人暫而免諸色室惜乎  
 揚子曰學者陋其故而不能不安悅其新而  
 不能不懦其子至聖人也遐哉  
 揚子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  
 盛乎桑之落矣其黃口隕其周之東乎

或問張湯推賢揚善有諸楊子曰推揚有矣  
賢善亦也掾吏之薦非矣善乎曰胥薦胥吏  
薦吏賢善乎

或問陸抗飲羊叔子之藥程子謂其不當飲  
信乎楊子曰抗飲焉不可也祐饋焉尤不可  
也不幸而抗死焉若之何

或問君子而時中何謂也楊子曰詩不云乎  
執其深矣方之舟之執其淺矣泳之游之  
或問張敞其健吏乎楊子曰敞可謂賢矣不  
負昌邑王以售其身敞可謂賢矣

或問顏淵死子哭之慟何如楊子曰夫子歆  
有與言將誰與言

楊子曰水託于器有而象器毀則象亦毀火  
託于薪而有質薪化而質不化象者形之虛  
質者象之實

班固贊王莽曰天變見于上人怨作于下莽

亦不能文也楊子曰固之言過矣莽之言曰  
天生德於予深矣其如予何未為不能文也  
楊子曰作詩者其深知小人之情狀乎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是也言之巧能以欺夫人顏  
之學不能以欺其心  
或問元亨利貞如之何楊子曰元而不亨不  
釋老乎利而不貞不申韓乎

楊子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則學  
之好者之

或曰性譬之水焉濟人水也溺人亦水也謂  
濟人者水之性則過德乎水謂溺人者水之  
性則過欲乎水之性有湛然而已尔性譬  
之火焉餵物火也燬物亦火也謂餵物者火  
之性則過德乎火謂燬物者火之性則過欲  
乎火之性有輝然而已尔人之性而曰善  
焉惡混焉非不性也非盡性也何如楊子曰

所謂湛然輝然者為善乎為惡乎為混乎

或問何謂性何謂命楊子曰受之謂性授之謂命

或問戒不睹悞不聞其性暗室為漏之地乎

楊子曰不睹莫如吾心西暗室為十目之所視不聞莫如吾心而屋漏為十手之所指

或曰後世為將者多養寇以封已非罪歟楊子曰非其罪也有誨之者也自高帝殺韓信始也

或問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說之然乎哉

楊子曰仁可譏也建恭為子戢斯而可訊舜亦可訊

### 庸言七

或問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楚而可矣老聃

聞之曰忒其人而可矣聃之說高矣乎楊子  
曰高則高矣非其理也且弓以用言也忒其  
人則弓孰得之得孰用之

楊子曰冲然之謂道烝然之謂氣澄然之謂  
天凝然之謂地烝然者天地之克也冲然者  
天地之揮也故道為氣母氣為天地根

或問楊雄之劉秦美新有微歟楊子曰雄而  
有微久矣其獲矣菴而後微焉情乎哉然則  
奚而作曰避禍焉而已矣禍可避乎曰禍可  
避則命可避

楊子曰聖人之辭渾賢人之辭辨渾故一言  
可以萬現辨故一言可以一取聖人之辭微  
賢人之辭章微故思而有不詣章故不思而  
獲

楊子曰天下子至神者其惟人心乎已有過  
焉何必人告也見人之過得己之過聞人之

過得已之過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已  
之過聞古人之過得已之過何必古人也見  
日月之過得已之過見寒暑之過得已之過  
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已之過見輪凡  
之過得已之過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  
今日之過因今日之過得前日之過何必有  
過也一言之過未言而得其過一行之過未  
行而得其過是數者之得非人告也心告也  
故有不善未嘗不知不惟顏氏子而已矣知  
之未嘗復行惟顏氏子而已矣

楊子曰禮出于人心入于人情  
樂出于人心入于人情

或問班固之論人也其等有九信乎楊子曰  
人之等奚若是多也七焉而已矣敢問其  
目曰自庸人等而上者有三曰賢人曰君子  
曰聖人自庸人等而下者有三曰小人曰

狄曰禽人而至于禽狄不已甚乎曰是未足甚也由余狄也反哺禽也人而禽狄如鳥非甚也人而不禽狄如鳥非甚乎下免禽狄上諸賢聖奚為而可曰學

或問聖人可學乎楊子曰奚而不可學也聖人：倫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聖人：倫子荀子之言也全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

聖人：倫子荀子之言也全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

或問何謂天位何謂天職楊子曰履大君之位以承乎天茲謂天位脩大君之職以答乎天茲謂天職有斯位也當知有斯也職臣而不脩其職則為曠官君而不脩其職不曰曠職乎然則詭為君職曰君職在養民：在仁政文中子曰七國之主以仁義統天下是也又曰其有以結人心乎非也結之利之也



楊子曰命德討罪自上天出此二帝三王之  
隆也命德討罪自天子出此漢唐之競也逮  
德下來自叔匡出德又下來自籓臣出至于  
自婦女出自嬖倖出無裒矣

楊子曰小人之于壽祿未得則羨不得則愠  
既得則懷、則固、則思、則奸、則亡、則  
亡乎曰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大乎  
亡身足悼也

或問近世士風大不美何以易之楊子曰奚  
而不美也曰病在奔競曰病不奔競耳奔競  
非病也未論曰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sub>深</sub>務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使天下之士皆奔競于  
此奚病哉病不奔競于此而已矣

### 庸言八

或問仁義禮智為四乎為一乎楊子曰一而  
已矣曷謂一曰礼生于義、生于智、生于

仁

楊子曰為人謀甚于為己謀則謀無不忠責  
己欺甚于責人欺則交無不信既見聖甚于  
未見聖則傳無不習

楊子曰市之為道也競晨而晝競晝而旰競  
旰而夕雖止其競不可也夕矣雖使其競亦  
不可也故聖人現復

報德

楊子曰引重者先進之或德自重者後進之

或謂曹公不報赤壁之後其怯乎楊子曰未  
壁之後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後魏勝也

楊子曰燭定則明搖則昏而况心乎

楊子曰有為而為不若無為而不為

或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乾坤有毀耶楊子乾曰坤毀而后  
可以公易而后可以息乾坤

楊子曰由道以出器者道不孤由器以復道者器不流

或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曰楊子曰存乎易者其易死存乎人者其易生

或問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何謂也楊子曰志為政則氣聽乎志氣聽乎志浩然之氣也氣為政則

志聽乎氣志听乎氣未定方剛既衰之氣也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道義之氣塞乎天

地矣然則氣何以能動夫志也子不見夫蹶身趨者乎陪于行者其心駭然以震亟于趨者其心躁然以爭蓋氣外折則心內悸氣外驚則心內競然則使聖人而蹶其趨者其心若之何曰聖人吾不得而知矣君子死而結纓足可蹶心不可蹶君不徐行后長者身乎趨心乎不趨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心與性為一乎為二乎楊子曰心與性  
一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性也發而皆中節謂和之心也泉水之請曰  
相彼泉水而流于淇心與性之謂乎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楊子  
曰召公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之  
言是召公之言非矣

楊子曰寒性則暑來暑性則寒來君子小人  
消長之理也日性則月來月性則日來死生  
之理也

或曰大人不失去子之心謂其泊然無喜怒  
乎赤子之喜怒非泊然矣謂其漠然無哀樂  
乎赤子之哀樂非漠然矣則赤子心之何者  
為心歟楊子曰有感心無流心

楊子曰君子之學一歸焉而已矣百其塗奚  
傷焉曾子言忠恕夫子未之言也孟子言仁

義子思未之言也

或問鬼神楊子曰神者氣之光鬼者體之毀  
楊子曰棲一塵于睫則其大如半車輪置車  
輪于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或問斷草一木殺一鳥獸夫子以為非孝何  
也楊子曰愛心存乎尔則及乎草木鳥獸愛  
心亡乎尔則至于無父無君

或問管蔡之問周公其忠周歟楊子曰非也  
號焉而已矣然則其扶武庚忠商歟曰非也  
何謂號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其號忠周也扶  
武庚其號忠商也不周之忠則周公不可得  
而殺不商之忠則商民不可得而激周公不  
殺則周室不亡商民不激則管蔡無衆假武  
庚以興商商興而周亡周亡而斃武庚以自  
王此管蔡之謀也故周室譬則秦也武庚譬

則義帝也管蔡譬則劉項也

庸言九

楊子曰垂縷以恥游隋之民何必鞭朴之辱  
縞冠以刑不齒之士何必鈇鉞之誅

或問書一也或誦焉而君子或誦焉而小人  
何也楊子曰非誦與不誦也由與不由也

楊子曰春暎作而亂臣賊子惧后世斧鉞鼎  
鑊而亂臣賊子不惧者有矣戰國之時君子  
犯義小人犯刑后世君子而犯刑者有矣

楊子曰君子敵心以理敵身以心

或問臨川王子謂天變不足畏可乎楊子曰  
王子之不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亡王子之  
畏天也天不為王子而有

楊子曰日退則月進月退則星進星退則霧  
進君子小人亦然

或問士何以得為君子楊子曰惟受責能為

君子未諭曰受一人之責無千萬人之責受  
千萬人之責無一人之責

或問謝子良佐謂宰相不能富貴人也信乎  
楊子曰富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  
能也豈惟君不能也天亦不能也天不能富  
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曰蒿也不可使為松  
鮒也不可使為龍能使其不可使能為其不

可為則天能富貴人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恕孟子之言嚴恕故許千

萬人皆為君子嚴故不許一人不為君子  
或問甚矣小人之不可附也古之累者孰不  
以附小人哉楊子曰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  
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或問赦者小人之幸信乎楊子曰小人幸君  
子亦幸使小人不幸君子幸乎哉

或問古者人主下士如湯之于伊尹先主之

于孔明是也後世無聞焉何也楊子曰非后世人主不下士也人主之不下士自士之自下始也

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然則爻其七乎楊子曰非七也曰用九用六者所以發六十四卦九六之用之兆也

楊子曰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或問六經之道有要乎楊子曰何莫非要也雖然有始終焉始乎易終乎春秋又問易春秋有要乎曰何莫非要也雖然陰陽君子小人之消長易之要君臣夷夏之隆替春秋之要

楊子曰有善而盈曰驕有不善而執曰吝

楊子曰學而不化非學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惟愚明柔強哉雖明必愚雖強必



桑

揚子曰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揚子曰士大夫之家其興亡有數焉視其數之多寡而已矣詩書也富貴也由乎前者其數七由乎後音其數三雖曰未興興矣由乎後者其數七由乎前者其數三雖曰未亡亡矣粹詩書者無亡粹富貴者無興視其數知其家矣世之君子無視乎人之家視乎己之家毋視乎己之家視乎己之身毋視乎己之身視乎己之數

揚子曰億者逆其所未然必者期其所願然固者安其所不然其病三其源一曰有我或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佛胖召子欲往子跽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然則宜何從揚子曰宜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歟曰子路可為

也夫子不可為也

庸言十

楊子曰鼠者天之出入息也人之一身莫小乎語默而莫大乎息天地之造化莫小乎雨雪雷霆而莫大乎風息死則人死風亡則乾坤息

楊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

檄準楊也

檄子曰古之巫者處其一今之巫者處其三

曷謂一曰巫曷謂三曰釋曰老

或問明哲保身何如楊子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楊子曰秦人之尚功術猶人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羸必強其究也其死也忽焉

楊子曰成帝輯折檻以旌朱雲聖明之資也  
不聖不明不擴不克耳

楊子曰楊雄言秦之士也賤夫四皓高祖且  
不能致也况秦乎士未嘗賤也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楊子曰  
孔明乎奚以知之曰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  
之將也巾幗之遺仲達已動矣

或問舜之舞于羽七旬而苗不格則如之何  
楊子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

楊子曰見乎表者作乎裏形于事者發于心  
是心作焉其外寂然其中森然勿謂無形峙  
于丘陵勿謂無見燁于震雷

楊子曰精于理者其言易而明粗于事者其  
言費昏

或問君子言命乎楊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子君子曷為不言命言命則人廢奈何曰知

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君子曷為必言命  
楊子曰顏子之學聖人亦過矣仰之彌高其  
遠無極鑽之彌堅其入無間瞻之在前可望  
而不可至忽焉在后若得而又若遺

楊子曰口者躬之戶目者躬之牖德者躬之  
府府充矣其戶燁其牖莖雖然燁其戶莖其  
牖其府充乎

或曰學者莫上于敏莫下于敏然敏或以窒  
鈍故以通何也楊子曰不可怙者天不可屈  
者人

或曰昔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且封以地  
子西以為非楚利也昭王乃止子西之言信  
乎楊子曰昔者虎之居乎山也自知其無以  
德乎獸也使狸名麟焉狸曰今日之事有虎  
無麟有麟無虎子以為麟之至則獸麟溢乎  
子從乎虎于是冠焉麟聞而嘆曰吾以不觸

聞也狸尚疑我哉子西之說則狸之說也

或曰曹公孫權一世之雄也不為曹公孫權者能當之乎然曹公用舟周瑜敗之孫權登岼瞞龐敗之何也楊子曰二公龍虎也龍以水而雄虎以山而雄易而居鳥敗矣曹公之用舟虎在川也孫權之登岸龍在山也

或曰民之溺于戰國之虐政也其心競其力憊極之難也其力充其位缺極之難也孟軻苟卿力不足以行其心非患也為齊卿為楚

令不位歟而其極無聞焉何也楊子曰今有孺子將入于井仁人有不見無不拯雖然仁人趨而拯子孺子之父從而挽之則仁人雖欲拯之烏得而拯之孟荀則憫孺子矣如挽何楊子曰夫子之論禮商得以損夏古之禮有不苟取周得以益商今之禮有不苟去或曰孟子聖矣楊子曰謂若聖豈敢者夫子

乎也况孟子乎雖然孟子之學至其至矣非  
曰聖也非不曰聖也或曰孟子之與孔子假  
而生不相後也將並于孔子乎將學於孔子  
乎曰奚其並奚其並

誠齋集卷第九十二  
誠齋集卷第九十三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十一

楊子曰陰動之謂陽陽靜之謂陰動靜不息  
之謂道道也者三息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  
才不息之用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  
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此之謂百姓

之日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道果多乎哉故  
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謂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  
中中其二乎楊子曰中有二乎喜怒哀樂未  
發之中中之初過與不及之中中之復

或問有以活為仁信乎楊子曰活則圓圓則  
忘分有以公為仁信乎曰公則方方則忘情  
仁者不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  
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耻柳子以為非四也二而已矣  
然乎楊子曰一而矣已曷謂一曰耻是也惟  
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  
以三卷一小人去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  
哉故立天彛建民極耻為大  
或問應變何如楊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  
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楊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延之曰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已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楊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終迷之謂術故周

禮曰萬夫有川川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謂道者明告天下後世以可行者

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韓子

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道也佛老管商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袁術字公路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于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楊



子曰鐘不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鐘也  
回也不撞而聽其自鳴則鐘之鳴也不數矣  
使七十子皆如回則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  
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于夫子亦無助于  
天下後世豈惟無助于天下後世亦無助于  
天地萬物

或問憤世嫉邪何如楊子世不必憤邪不必  
嫉  
楊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溫而寒莫之異也  
得而失生而死異焉何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楊子曰禮汰從時時汰從  
禮

或問橫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楊子曰  
孰不至也雖然大程子不幸短命吾所嘆也  
橫渠子不幸短命吾所尤嘆也

楊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準何如楊子曰易與天地準  
天地與易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楊子曰見桑  
者有燠意見米者有飽心桑與米言乎哉

楊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己之惡回克敵之  
力以克己之私

必寢而常失旦于昧爽

揚子曰總干而山立南豐子曾子之文也  
蔡

揚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  
其所以然也惟其信于斯故曰誠惟其見于  
斯故曰明明之之謂賢誠之之謂聖誠而不  
知其所以誠之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熟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  
無所投其角信乎楊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

是其異乎曰何異焉舜與共驩雜處也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群乎宋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為聖人之至也

楊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歟實物于甑而覆其上實水于鬻而煬于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協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潜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彼其初燥如也潜然者奚自而來哉氣也天地之為雨也亦然

楊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楊子曰虛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交而弗問子有鍾鼓弗考者也

楊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楊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稌種稌不生黍有種此而不生此者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克舜有存心無放心桀紂有放心無存心

庸言十二

楊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繼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後者不欲立其前賢之立也難

楊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也本根將枯枝葉將瘁試取聖賢之書一閱焉枯者茂瘁者榮

楊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楊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晉文請隧不與貧而不粥祭器也仲叔子奚請繁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楊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匱

楊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塗塗夜

坐者未必寢而常失旦於味爽

楊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楊子曰君子以身觀人以人觀身

或問五行一曰水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楊子曰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楊子曰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故飴之有其極必酸茶之苦其極必甘

楊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與之同日及其凋也生者或與之並時故華敷而葉實枝槁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楊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疾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利不奪也而聖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

以浴沂之水滌奪攘之氛以舞雩之風吹戰  
爭之塵彼視一世之所嗜所疾者何如哉

或曰然則聖人忘天下歟曰否

楊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也  
以天

或曰憂驩變失之宰予堯孔亦有遺照歟楊  
子曰聖人天也無遺照亦無遺覆雖然照有

或遺也覆或無遺也

或謂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楊子曰無不容

之謂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

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何謂中何謂和楊子曰不觀之天地乎

陽氣潛萌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啓閉序則

不愆之謂和觀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為致也在此奚致焉楊子  
曰井不食不泉木不鑽不燧

庸言十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為云乎哉率性之謂道外取云乎哉修道之謂教俾得云乎哉故令之界之之謂命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勗之之謂脩

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羽諾俾平其城之後一怒萌于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死人如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則聖人之致中和者者何如哉

楊子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能潤四海

楊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閤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楊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隔之以金則濕者燥  
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  
性如之何曰窮無窮盡之謂學

楊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圍天地亦  
可圍易也者其道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歟  
故易曰範圍天地

楊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觸而獲思而獲其  
體親觸而獲其諸速

或謂為人君止于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楊子  
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都邑為  
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為止心不先止仁雖囊  
括萬善包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楊子曰水在內而壺之壘外達善之出而不  
掩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達善之  
入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橫渠子謂君子之學為天地立心奚為其為天地立心也楊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亡心亡

楊子曰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或問也楊子曰草木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父以及人之父一本也父吾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楊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誑也信乎楊子曰信斯言也則見董賢敬王莽亦仲尼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厲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厲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厲也至荅尹

士滕之館人未嘗厲也

楊子孟子之文豐而約楊子之文瘠而瘦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于荀卿有駁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楊子曰聖人之言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楊子曰太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楊子曰心有它之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楊子曰使后羿為王良得良失羿使王良為后羿得羿失良

楊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

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

楊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庸言十四

楊子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逆則有初言精氣為物神而明也遊魂為變明而

神也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知化是以知鬼神之情狀

楊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以也日新之謂盛德無止心也

楊子曰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過過則誕曲成萬物而不遺則私

楊子曰湯至熱也久漉而涼陽爭則一勝也

泉至寒也徐噉而濕陰化則一歸也

楊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逆陽者反其本土遇水則釋遇火則凝陽逆陰者歸其完

或問何謂動心忍性楊子曰動心君子之疾疾忍性君子之藥石

楊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如楊子曰夫子為季文子言之也不善而再思則思善矣善而再思亦然善乎况于三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大法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清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于大法

或問君子之為善或以為好名何如楊子曰

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絕影絕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而莊周曰為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叛

或問橫渠子云甚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何如楊子曰湛一氣之君資取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之氣佐天地之氣

楊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靜陽言動陰外無陽陽外無陰

楊子曰三伐國民命在民與諸侯戰國國命在士秦漢國命在民魏晉以以降國命在兵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信乎楊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

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楊子曰子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楊子曰日以瞬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楊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驚於滕口塗說之儒

下唯替心者見非于開門授徒之師噫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楊子曰事

疑從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楊子曰非不善也

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

意外之味故說經弥親去經弥疎

或問天地之性人為貴何謂也楊子曰君子

自尊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

自賤于天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橫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謂也揚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者陰之凝風霆幽而有聲者陽之散

庸言十五

或問橫渠子謂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何謂也揚子曰日月所不能眩而况同民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橫渠子謂神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橫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揚子曰靜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橫渠子謂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何謂也揚子曰敦而不化圓而體義而不神局於方

不得而與焉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迹何謂也楊子曰息而神盈天地之間清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

或問何謂闢戶謂之乾楊子曰不觀子之噓何謂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子曰或謂何謂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子曰孔子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楊子曰天下之治福常集于小人天下之亂禍常集于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為理歟人欲歟楊子曰循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欲也

或問曰吾將仕矣事上官若之何楊子曰事



長勿太親任事勿太專用心勿太薄或人欣然曰問事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楊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雖然是四法者耳為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以會之辨之不瑩思之不睿會之不顧耳焉而已矣人適吾適人莫吾莫

揚子曰陰陽神而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為一氣是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為乾坤是以生兩儀陰陽始交而為雷風再交為雷火交變為山澤是以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隱萬化神而太極復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荅子未嘗不異其隨才而寓肯乎楊子曰果隨才而寓肯也是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荅忘前之荅然則孔子亦有忘歟曰不忘

不足為孔子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為物孰為則楊  
子曰天叙有典非物乎天秩有禮非則乎  
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此孟子之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  
一以告子為犬不可以守廬一以告子為牛  
不可以駕車然則人也牛也犬也其性為一

乎為二乎

楊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已武  
帝之生財以取諸已者取諸民

楊子曰道必有所存曷存乎存乎人也當其  
存也至傳于陋巷之懼及其不存也乃奪諸  
千駟之貴

楊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離也以義外也  
非內也故作性猶杞柳之論以性隨也非定  
也故作性猶湍水之論以性者人猶物猶

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慤之斯  
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說一說百離  
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離之故孟子曰邪  
辭知其所離

成齋集卷第九十三  
誠齋集卷第九十四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庸言

庸言十六

楊子曰二程之學以仁為覺以敬為守以中  
為居以誠為歸以致知為入以明道不計功  
為用而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  
傳耶其真不見其傳耶

楊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笙磬而雅不芻豢而  
腴不麴蘖而酣君子趨焉衆人去焉是未可  
以語夫俗也顏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於  
不遠復之一爻楊子雲不以餓顯易祿隱乃  
在於太元之一書其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  
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楊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說有三告  
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  
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此楊雄氏之論也或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也孟子  
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矣言性者不入于  
釋必入于楊不入于楊必入于韓氏三家者  
流之所知也不入于孟而入于公都豈三家  
者流之所知

楊子曰畫衣冠之法至三代則踈禹貢之法  
至商則密

楊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目仰之與萬目仰之見之者孰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射之中之者孰多

楊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招儒生集方士雜議博採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稽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于世俗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利制俗以俗制

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答公都子之問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楊子曰安之之謂情察之之謂心能之之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毀無以見性

楊子曰法無不良良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復而搖則良者遷

楊子曰人之于善最患于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

貴與賤之心相為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楊子曰夜氣之之歸根也平旦之氣之之將春也自此以徃其微緒千萬而其大變有五然于五大變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亡之間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旦晝之所為曰梏之反覆曰違禽獸不遠二者之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懼哉

楊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欲之善不如不有諸己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之為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之學非六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太平信黃老清淨之人言也不然前堯後舜左周

右孔曰陳于前日聞之夕棄之

楊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求雞犬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鄉人與恥指屈之疾同一憤  
楊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辭愈緩孟子告  
齊宣王當其責王臣之友不知其責士師當  
其責士師不知其責王

庸言十七

楊子曰脩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子曰先  
立乎其大者此修身而立主者也易曰雷在  
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惟有雷在天  
上之力然後能為非禮勿履之事此立主而  
有力者也修身而立主立主而有立斯人也  
不曰真大丈夫孰為真大丈夫

楊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募勇士而得殖綽  
郭最孟子設天爵以募天民吾聞其語矣未  
見其人也

楊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貌非母也聲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乎母夫烏知鄰母之非吾母歟惟民亦然為人上者乃使鄰母得乳吾之赤子何哉

楊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仁之細也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

不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

乎楊子曰君求于臣可臣求于君不可

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於主之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楊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子也自彌子而得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如此其親也而以主彌子喪孔子耶故孟子曰使孔子而主癰疽瘠環則



不足以為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言之明矣若夫  
宮之竒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  
楊子曰宮之竒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宮之竒  
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  
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  
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歟曰是孟子之意也忠  
者臣之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非虞之臣子  
乎君違不能諫而逆言之言吾知其不可諫  
國將亡不能死而又先去之智矣未知焉得  
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  
惟宮之竒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  
相秦之功曰為人臣者節至為功次為婦之  
事夫倚市門狎不逞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  
曰克家乎臣之事主亦然虞在與在虞亡與  
亡亡則有里奚無相秦之功獨不可乎或曰

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去虞之智以功沒罪相秦之賢以罪沒功孟子乎

楊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已無終

或問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何也楊子曰溫故而知新豈特可以為一時之師哉為百世之師可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溫故為難乎曰溫故非難也溫故而知新則難也然則孰為故孰為新曰古人已往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謂新

楊子曰周籍之未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讎也及其既去國之八百為七十二七十二為六七當此之時必有思其深讎而不可得者矣

或曰閔子不肖為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專魯

而不忍污其身也孔子于季桓子乃行可之  
仕何也楊子曰佛肸公山之召猶欲往况季  
氏乎且夫子之仕于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楊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辜自夫  
不應為之法始也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  
世有稅冕而不行自夫擅去之法始也而天  
下不治則上之人從先之曰法未密也噫

庸言十八

楊子曰以位為賤陽貨賤于仲尼以賢為賤  
季氏賤於顏子

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何也楊子始曰忍始于八佾終于  
弑父與君

楊子曰衣有破補則全人有過補則賢  
楊子曰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易以一字為義  
理

楊子曰易六藝之首種也天谷之義播之文  
王茅之周公仲尼申拆之

楊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明再思而利害之  
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  
之

或問橫渠子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何謂也

楊子曰日火也火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

者天地之中男又問又陽陷于陰為水附于  
陰為火何謂也曰男以陷言女以麗言

或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何也楊

子曰狄宜亡而有夏宜有而亡

或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何也楊子曰無心

鳥行無路鳥行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于天而不可助何謂也

楊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楊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

其次避他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楊子曰國語謂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自以為智矣不知夫福者競之端禍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禍猶重而况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而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楊子曰視諸侯則正視桓公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楊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楊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楊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楊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

楊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  
下而况君子登顏孟之東山登周孔之泰山  
乎

或問儒者謂建封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楊子  
曰孟子欲天下定於一世儒欲天下定於萬  
世

或問門人厚葬顏子夫子奚而不可楊子曰  
顏之奚若曰顏之所取門人之所祭顏之所  
崇門人之所恥

楊子曰神有不能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  
人不弱知化則天不強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神者心也化者  
天地萬物之變也不盡其心不達其變

楊子曰世之所謂為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驚  
者是也舉一世之所驚而不置者曰飲食男

女焉而已飲食男女之外無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為人者耶古之所謂為人者耶古之所謂為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以至小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于飲食男女之男而已若曰以其止于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鳥者走鳥者亦皆能吾人並天地彼能吾人之能彼之所能而遽自以為也今吾之所能未離乎彼之所能求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之所不得並也遐矣哉

庸言十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楊子曰此說詩者失之也詩之體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詩之體也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

此詩之作也何羨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鼎內子思辭焉何也楊子曰惟陽貨之饋不可以不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也楊子曰天目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力有親則可久有力則可大可久則聖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楊子曰聖賢以易簡成小人以功巧智

敗易簡無他因天下萬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于天本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明必有幽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

或問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也楊子曰氣之精者凝而為物故有知



而謂之神氣之遊者遊而為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鬼者體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神者體之主人體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揚子曰非也然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易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其言理能賜璫世無日星猶繪畫何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吾以吾乾彼以其地吾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高卑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萬物變化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湏臾離也何也楊子人之于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湏臾離于水則人可湏臾離于道也

楊子曰水為冰雨為雪精氣為物也聖人因其有而處其有不以無廢有冰為水雪為雨遊魂為變也聖人因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

道無異及是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情楊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楊子曰晝則作夜則息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何也楊子曰奚而不信古者觀人以世後人觀人以人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者士死必以殉後世天子不以殉今不如古奚而不信

揚子曰有所忘則必有所不忘有所不忘則必有所忘

揚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繇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乃之為湯諱巧矣桀太無辭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之知為禹諱也獨不為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為聖人諱過者小人諛也為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發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己也三聖一道也弘諛其二諱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援堯之手而坐于桀之側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弘獨有顏以見堯也臧文仲曰禹

湯罪已由弘之言則臧文仲之言妄矣

庸言二十

楊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  
陟者以順攀為進降者以逆攀為進事之成  
豈一端而已哉

楊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  
不惟不受于甲亦不受于乙人有一足居闔  
之內一足居闔之外不惟不信于外亦不信  
于內故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楊子曰梓人能為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  
能為乘輿玉路而出無車仲尼能為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糧無餘

楊子曰有諸已而求諸人無死諸已而非諸人  
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已而不求諸  
人無諸已而不非諸人

楊子曰喜者陽之循怒者陰之拂故者陽之

伸懼者陰之誠不動于陰陽之謂性動于陰陽之謂情動而復于不動是為聖賢君子動而不復不復而無不之也民斯為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楊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為道一陰一陽天地所不

能定也而兄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為高下其精為日月其運為寒暑其物為水火

闕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為夫婦其親為父子其分為君臣其道為仁義其事為德形其類為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禽獸闕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

之謂物不得不可行之謂道

或曰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

矣何謂也楊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  
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  
或乎聖人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  
示聖人聖人以易書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  
喻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  
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  
之剛柔觀彼之萬物得吾易之吉凶觀彼之  
形象得吾易之變化天之除虐常假手于成  
湯天之作易亦假手于三聖

楊子曰克己復禮不可以有己為仁由己不  
可以無己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楊子曰寧得罪于君子  
毋得罪于小人得罪君子君子必察得罪于  
小人小人必救

楊子曰古之法亦疏矣未若後世之備也舜  
寧失不經未有不應為之章也孔子不稅冕

而行未有禮去官之章也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為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相遠也何如楊子曰子貢聞一知二多矣聞一知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楊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

義禮樂之謂二然則孰為二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楊子曰聖人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也能言距墨者為聖人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人之徒乎然則或謂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

滅虛玄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為  
聖人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為非聖人之  
徒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楊子曰安在動後  
非憂則悔又問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楊子曰  
慮非求後非辱則累

成齋集卷第九十四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解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每病于天對之難讀杜少陵曰讀  
書雜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于雜字  
者耶病於雜字前輩與予同之初病於雜而  
終則易焉予豈前輩之敢望哉因取離騷天



問及二家舊註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  
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 柳宗元對

問曰邃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  
之

邃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說傳之者  
誰何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  
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  
者為之也鴻荒靈恠幽深紛紊何可得而  
言哉言且不可得而言也考且得而考也

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  
之明闇惟時何為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膏然而

闇誰能窮極之者天地之馮三而盛滿萬  
形之翼一而年多何以然也其像初誰識  
而命之者人物之明明鬼神之間二是又  
誰為之者時是也馮一盛滿翼一年多見  
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一翼一

對曰宵黑晰眇往來也二麗昧華化惟元氣  
存而何為焉宵音忽

宵爽昭晰而為晝昏黑窈眇而為夜盖日  
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爾而已也二而昧焉  
則真昭膏闇之理盖不可得而窮也二儀  
之盛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  
多爾人物之明一者自明一尔鬼神之闇  
闇者自闇一尔倏焉而華泯焉而化此其  
麗昧之氣像盖不可得而測識也日月晝  
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之由不  
可識也又孰有為之者哉盖亦強名之曰

惟元氣存而已。曾、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孰初作之？止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天體之圜也。孰与之營造而能圜天？重之九，孰与之量度？而有九，凡如此者，奚而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輾天音渾淪，蒙以圜，孰冥凝去，釐無功，無作。

陰陽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而吁炎而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無末，其化天之九重者，陽敷之合。

沓而積者爾天之圓體者一氣轉輪而渾  
茫者尔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其凝而結  
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釐而治也  
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烏有  
所作哉蒙加也號名也天之圓亦豈真圓  
即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圓故加之以圓之  
名而已故曰蒙以圓號

問曰幹維焉繫極一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  
屬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天維之幹旋何所繫綴天地之根涯又何  
所加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溪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潏非  
根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疊一胡棟胡宇  
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無青無黃無赤無黑  
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體与位矣天無待

于繫者也天有極於加則有形而不大矣  
天無極而大者也皇熙者天大而廣也天  
廣大而亶一不息不棟不宇全然離物而  
無所連屬豈有八山為柱之恃哉九天者  
東曰皞天東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  
朱西曰成西北曰崑北曰玄東北曰鸞中  
央曰鈞天也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九天

之際哉

問曰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當十二焉  
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中多之數天運之會  
合何以有子丑之辰一者日月所會也沓  
合也日月列星亦同此問屬音注又音樹

對曰巧欺淫誑出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情厥  
列析算劍蓬午施旁堅鞠明寃曠自取十二  
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燮魄淵太虛是屬棊

施萬熒

熒音專筵音是竹也蓋人折竹以卜

咸是焉託

情莫託功

巧謂机巧也。淫謂巫史之淫，警也。午施者布筭于中而橫也。旁竅者布筭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圓也。燬者日也。魄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燬。日無缺，故曰規。燬也。月者水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魄，則缺，故曰魄。淵也。萬熒星也。蓋天地隲隲，位有曲，明陰陽之別而已。烏有所謂隲隲，亦謂也。机巧，淫警之言，欺詐云尔。天運之推移，有昼而明，夕而曛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夫此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推究昼夜之強名，自取云尔。然則隲隲之數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為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為，則屈子以此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為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于日月安

屬則有所屬焉太虛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記于太虛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暘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顧无在腹

暘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

記音祀暘音揚

對曰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施旁運焉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為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數炎莫麗淵迫而能遐遠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奚感厥无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体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日之行邈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所謂次也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于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日次于西彼未始有出次也平施旁達亦未始有暘谷与蒙汜也當日之所及則

為晝而明不當日之所及則為夜而晦曆  
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說為日之行者其  
說欠則亦劣矣人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  
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迫而並焉則月  
之光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焉焉有所謂死  
月違而遠焉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  
盈焉焉有所謂膏月之陰也以缺為體也  
以陰感陰死者陰之類也以缺感缺死者  
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无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灵而子焉以夫  
為岐女既曰神灵則不天而子也宜

問曰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強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潞真更伯強乃陽和順調度惠氣出



竹時屆特縮何有處鄉

源犹弥也更去声怪而弥怪具而更具弥  
怪亦更真合此伯強之所以生也和順既  
調則惠氣行矣故伯強緣癘氣而屆惠氣  
以癘氣而縮者也惠氣以和順而屆伯強  
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也又烏有伯  
強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

角東方星也曜灵日也

對曰明焉非闔晦焉非藏孰旦孰出繆躔于  
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出  
不得不出非有所藏而出謂之有經躔者  
傳者之繆也彼日之出于蒼龍之東特寓  
焉耳豈真以角亢之宿為日之廷者耶故

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手廷犹  
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金咎何憂何不  
課而行之鳩龜曳銜鯨何所焉順欵成功帝  
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懷  
鯨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  
繼業而厥謀不因洪泉極深何以寘暗之地  
方九則何所以贊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鯨  
何所營則何所成

王逸云汨治也鴻、水也師中也堯放鯨  
於羽山飛鳥盡曳銜鯨而食之三年不施  
謂不食其罪也鯨狼懷而生禹、何以變  
鯨之懷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填塞墳  
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別禹治水時有神龍  
以尾畫導水徑焉萬里曰汨謂乱不任汨  
鴻者謂鯨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于洪

水及汨亂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鯀堙洪水  
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未  
出故誤尔

對曰惟鯀說

一

銚隣至而孽恒師龐蒙乃尚

其北后惟帥之難贖類使試盜堙息攘招音

帝震怒賦利在下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亂

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津吸氣孽且害而

嗣續得全于塗而孽夫固不可以類亥窮變

步擢權駮踏厥十有三韜乃蓋考醜宜似刑

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民之

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下隕厥立乃降焉填絕

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且乃九子野墳厥貢

藝而有上中下胡至為不足反謀龍智吞鍾

究動而欺畫厥尾

鯀狼悞而說、故近堯舜之至而其孽不  
移師言推之尚之蓋中人之蒙而不知其

把族故也后惟帥之難帥當作師謂堯唯于遠

中不得已深贖寔煩而使試焉鯀乃盜堙

上帝之息壤以招上帝之震怒故刑而棄

之于羽山堯于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

鯀之孽而生禹之圣如汙泥之生芙蓉豈

以類云乎哉鯀之昏禹之昭何害于媿氏

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

浙潁之譟所以降之皖也初無所謂寘

禹之圣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登之說也

為此說者皆欺者為之也左氏傳國武子

好尽言以招人过所謂招帝震怒与此招

固柳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記洪水滔天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

鯀于羽郊

問曰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馮怒者盛怒也王  
逸云康回共工名共工与顓頊爭為帝不  
得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  
傾

對曰圖畫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六已西  
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  
以恩天極

圖畫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六立  
于虛而無所植則地柱豈有植乎地之東  
南傾六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  
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  
小子之力所能及觸而折絕乎誰為是說以  
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天听也陸賈傳云  
毋久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濬濬東流不溢孰知  
其故濬深也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宋楊萬里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

[顧麐士校並題款]

續

二十八冊

12196

A149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馮怒者盛怒也王  
逸云康回共工名共工爭顛頊爭為帝不  
得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  
傾

對曰圖畫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六已西  
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  
以恩天極

圖畫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六立  
于虛而無所植則地柱豈有植乎地之東  
南傾六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  
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  
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絕乎誰為是說以  
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天听也陸賈傳云  
毋久恩汝為

問曰九河何錯川谷何濇音東流不溢孰知  
其故濇深也

對曰州錯富媪爰定于趾蹠川靜谷形有高  
庫音東窮婦墟又環西盈脈穴土區而濁  
清二墳壚燥疏滲濁而升克融有餘泄漏復  
行器運漑二又何溢為

水涸者地脈之收水流者地脈之行燥則  
收行則流人見其常是流而窮于東也不  
知其已陰滲而環于西也人之氣血降而  
不升則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  
不西漑而不收則天地有不死乎然則水

之穴于土區也如運行于一器之內漑  
焉尔積而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  
溢為哉富媪后土神也前漢書礼樂志云  
媪神宴娛趾下也婦墟海也漑二水流貌

漑音攸

問曰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脩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瀕洞課校備  
長 瀕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隙其衍幾何

隙 音安 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行孰窮

問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崑崙山在西北其顛曰縣圃 上通於

天尻古居字

對曰積高于崑崙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火爰  
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

王母也西王母居于崑崙

問曰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關啓何氣通焉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溫燠寒迭出于時之不一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云天之西北有崑崙無日之國有龍

銜燭而照之

炳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若木之光華受日而後光也

問曰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水于北至爰有炎州司寒不

得以試

凝音疑北有冰山故夏寒南有炎州故冬  
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sub>二</sub>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sub>二</sub>人名是  
達

問曰西極有蚌龍負龍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无角之龍負熊  
獸以遊

對曰有虬蛟蛇不角不麟嬉夫玄熊相待以  
神言有此二物相頊而為神怪也

問曰雄雉九首倏忽焉在

王逸云雉蛇也倏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雉羅首以啞倏忽之居帝南北

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王逸  
以為電非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  
氏又長秋

對曰負丘之國身民後死封隅之守其橫九  
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萍九衢象華安居

萍水草而生于九衢之路象麻也王逸云  
對曰有萍九岐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  
象

舊註山海經多言其岐五衢又云四衢  
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  
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象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對曰黑水滌皆山名黑水出崑崙崑崙南

不姜未詳蓋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去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潛謂不死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鮫魚何所魁堆焉處鮫音陵魁音祈

王逸云鮫魚鮫鯉也四足出南方魁堆奇

獸也

對曰鮫魚人貌適列姑射魁雀峙北號惟人

是食

舊註山海經鮫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

當為雀魁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

免誤註  
問曰羿焉彈日鳥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

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体胡

庸以技出六澤千里群鳥是解

舊註山海經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問作

鳥字當為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為鳥

問曰禹之力敵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僉

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  
維嗜敬不同味而快鼃飽啓代益作后卒然  
離孽何啓維憂而能拘是達皆婦射鞠而無  
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  
辯九歌何勤子屠毋而死分境地

僖音塗鼃音招早也與朝同離遭也孽音  
孽憂也台桑地名也拘隔也射行也鞠音

鞠窮死謂商鼃敵之所行皆窮也棘陳

也屠副剝也王逸云禹副剝毋背而生其

毋之身分散竟地朱熹曰啓棘賓商當作

簡子夢上賓于鈞天九奏万舞也古篆書  
夢字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懲于績僖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  
不眩吷之不尽而孰圖味辛燥中野民攸

字一作攸暨彼吷克藏俾似作夏獻后益于

帝諄以不命復為叟者曷戚曷孽吷勤于

德民以乳活危仇厥正帝授柄以捷允窮  
庸天孰克害益華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  
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垣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全天一本無胡往不道啓達厥耆堪与以呻  
辨同容之序帝以質嬪禹母產至何臨厥旅  
彼謠言亂囁聽職以不處

禹懲創于無嗣故亟娶于塗山尔豈以欲  
哉彼股無肢而不血也三過門而不視也  
職即職字啓呱而不傷也而訥圖於世  
味之慾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  
下之濕而置之于燥字天下之民而置之  
于安暨猶墜也墜者安也彼呱克臧者呱  
謂啓也啓能為善故使妣氏為夏國而不  
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于天非  
不至也而天諱一命之不歸于益者以啓  
之克臧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為夏之



老臣益又何戚于已何孽于夏哉啓既受命而勤于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啓之德正也有扈氏不正也以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授啓以征伐之柄以撻之也克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圣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衆食而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而庸既天下之幾履于聖土彼息天下之居土也食者食廩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啓又且不失禹之全則天命胡往而不尊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尊也啓達厥声堪与以呻謂啓能作九辨九歌以達樂之声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吟之也呻者吟也辨同容之序帝以質嫫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与天地同和啓之九辨九歌能分别其与天

地和同始終先後之序則啓之樂大矣故  
能與天之和相貿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  
之和相媿配而無不齊也貿者易也嬪者  
配也帝者天也禹母產丕何謫厥旅言禹  
母之產禹也初無副剝母背之怪詩曰不  
坼不副與謫同音逼柏切旅者背也旅  
與脅同謂禹生之怪者淫瞽之言出于妄  
嘯諸書中始取聽者言聾也聾猶曰洗耳

云

問曰帝降夷羿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而  
妻彼維嬪馮姚利決封禘是射何獻蒸肉之  
膏而后帝不若淫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射華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  
夏革命而為夏氏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

妻彼維嬪者河伯化為白龍羿何射眇其  
左目也羿又夢与雒水神宓妃交馮珖利  
决封豨是射者馮恃也珖弓名也音姚封  
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為  
田獵之娛也何猷蒸肉之膏而右帝不若  
者言無德以事天猷封豨之膏以祭天故  
帝不順不饗也涎娶純狐眩妻爰謀者羿  
之相寒涎妻子純狐氏女孩惑爰之遂与  
涎謀殺羿也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  
言羿以射革命羿其強也何為寒涎輩交  
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  
帝以降震皞厥鱗集失于皖肆叫帝不謀失  
位滋嫚有洛之嫖馬妻于狡夸夫一作快殺  
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  
喉而濫厥福寒譏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

俾姦民是臧率土作仇徒怙身孤

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羿既滔  
淫荒急割絕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  
作孽也柰何誣以為天降之乎震鳴厥鱗  
集失于皖者言河伯化為白龍具鱗鳴  
不深居而妄出自取失之集其目也皖者  
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之集  
倣紆其目肆肆帝不謀失位滋媢者言河  
伯為羿所射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  
允蓋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  
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  
乎遭羿之媢侮也有洛之媢焉妻于狡媢  
美也音戶言洛妃之美焉肯妻于羿之兇  
狡也夸夫快殺禹豨以慮飽者言羿自矜  
其以殺為快故射封豨為豨矣以自飽也  
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

福者謂羿以豨膏腴之香而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饗之帝若曰何肥其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我也寒諛婦謀后夷卒戕荒乘于野俾姦民是臧者言寒浞伯明氏諛子弟也而夷羿以姦民為善人信其諛而相之宜浞与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骨于野者以姦民為臧之故也率土作仇徒怙身孤者率土与羿為仇而羿不知方且徒恃其身之力与孤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民恃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穷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為黃能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阻穷西征巖何越焉者言堯放鮌于險阻穷荒之地使之西行而度越羨險也化而

為黃能巫何活焉者言化而為黃能入于  
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能音奴未切三  
足鼈也見國語咸播秬黍甫藿是營者言  
禹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黍於甫藿棘茨  
之地變蕪為田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  
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用禹而棄鮌耶豈  
以鮌疾惡脩長而賈盈耶

附曰鮌鮌緇緇緇緇黃緇緇緇緇  
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堯碩厥嗣後世  
是郊

稱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鮌之子禹也堯蒲  
菝芦之地皆大穢去其蕪穢以圖農功民  
謹悅而美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  
憤激以成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  
而鮌乃得配上帝于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葦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鳥喪  
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葦雲之似蛇者白蜺與葦  
氣相嬰胡為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者崔文子李仙于  
王子僑二化為白蜺而嬰葦持藥于崔

文子二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  
則子僑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橫陽氣去則  
人死也大鳥何鳴夫鳥喪厥體者崔文子  
取子僑之尸覆之以弊筐須臾化為大鳥  
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也

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葦裳文視操戈猶憐夫  
藥良終鳥號以孝奮厥籙匡胃漠莫謀形胡  
在胡亡

文褫操戈音褫音斯偏也又音褫和宮名  
二義皆与此句不通褫恐當作褫音直尔  
切奪衣也謂崔文子見子僑規形菲裳而  
魂魄驚怖褫奪遂操戈以擊之也芻漠莫  
謀謂明爽昏黑莫得而究也形胡在胡止  
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萍號起兩何以與之

萍號兩師名也兩師號呼則兩與何以  
然也

對曰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萍馮以與厥號爰  
所

陰陽蒸炊而雨尔彼萍翳特馮藉以起而  
號呼其所也非號而後雨也

問曰撰体協脅鹿何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  
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  
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神脇合為一而  
支分為八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柝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  
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柝巨灵之鼇背負蓬萊  
山而柝戲于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  
龜舍水而行於丘陵何以能遷徙此山乎

對曰宅灵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  
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丘即蓬丘也宅于巨灵之背而不危且恬  
安平夷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謫譴以居  
陵何不可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  
帝尚以為窄而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

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戶佯有所求而遂淫其嫂少康田獵放犬遂籠澆而斫其首女岐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襲得女岐頭誤以為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膠鬲力兄麀聚之康假于田肆堯字之既裳既舍且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湯謀變夏中以從己何以恩厚之而得其逆也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湯殛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誥  
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衆  
之惟桀嗜色戎浞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啓厥  
伐

湯之舊兵而變夏中以煦偃拊摩而得之  
自葛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曰物故斟尋  
安得而保其國其易如取如携尔以覆舟  
喻之猶為難也湯之殛桀非湯也桀自淫  
自暴以啓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告二女何  
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鯀堯不告  
舜父母故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鯀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  
厥世惟蒸之翼之于媯之妯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女去声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兄北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于玉杯必  
盛熊蹯豹胎則璜臺之北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宗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為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為元首

問曰女媧有体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誰  
制匠而圖之

對曰媧軀鳩身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二畫  
詭之

相傳其蛇身則以蛇占之而圖以類之也  
豈有化七十二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為之尔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大休而厥身不危敗

舜卑以服事其弟而弟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而不能危敗舜之身也

對曰舜帝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以致愛邑臯以賦富

舜之弟象眡舜兄如仇離浚井則屠之以水焉焚廩則屠之以火焉象如犬之自斷斷尔烏能以禍舜之身哉然舜尽其兄之道用之為諸侯以致其愛弟之心封之為有臯之君以賦富其終身此固聖人優游之德其孰有能害之哉

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思得兩男子

自古公之子有吳太伯而太伯採藥南嶽

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羨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于南嶽仲雍矣同此高羨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綠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桀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到罰而黎

后帝湯也伊尹因綠烹鵠美飾玉鼎以事湯二賢之以為相遂承伊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亡又云湯出現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于鳴條而黎民大悅

對曰空桑禹叢諂美厥鵠惟軻知言閭焉以為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虛后以劉降厥現于下匪摯孰承條伐桀故民用

潰厥疵以夷于膚夫何不謀

伊尹生于空桑負鼎于湯美鵠以諂此皆  
妄說世惟孟子知言視之以為不也矐視  
也音胡澗切不音方鳩切湯之伐桀以至  
仁而革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曷用揆度而  
計謀哉桀之于湯為叢岐晉為淵岐魚者  
也民皆逃鵠獺而歸叢淵此雲君之所以  
為湯慶也劉殺也湯觀于天下未有如  
伊尹者非尹孰承用哉伐桀于鳴條而放  
之南巢如為民潰其身之瘡疵而平夷其  
肌膚也曷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嘗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

簡狄帝嘗妃也簡狄侍帝嘗于堂上有燕  
墮卵吞而生契

對曰嘗狄禱禱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  
焉以嘉言

契以稭而生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曰該德胤考一作考蓐收于西瓜虎手鉞尸

刑以司憲

少皞氏之子熙為玄冥該為蓐收言該之德能嗣于父故列于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惡也

問有虜濼國于有扈牧夫牛羊之子少康

為有仍牧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澆扈爰踣

少康以戒惧具有扈以驕淫凶

問曰于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

厥賊

舞于羽以格苗有不在于干羽也緩其死



而開其生則苗民何徂于為盜而不怀

問曰年脅曼膚何以肥之

紂豈憂亡者也憂則懼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駭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体而充膏于肌番室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斬之懸其頭于太白之旗

問曰有扈伐豎云何而逢一作其擊床先生

夏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使及啓攻之親擊殺之于床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斫

扈以力而使以失民心而無所居

問曰湯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还来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  
獵而還以禽遍班祿惠于百姓不但往還  
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奚獲牛之卦夫惟陋民是冒  
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禽而  
獲牛者非也此陋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

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

肆情

晉大夫解居父聘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  
人負其子欲強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  
門有棘有鴉萃止独不愧鴉乎言循闇微  
之迹而有夷狄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遭殺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  
以色視

以解父之強暴而遭陳婦之正信安得而不愧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祚後嗣而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久長君有鼻何也

紂

紂曰象不兄恭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聖豈怒其凶哉不藏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以繼紹而久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

誰使挑之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于空桑故使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于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心而伐桀二自挑之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為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尽邑以整孰譯彼楚湯竹不類重泉是因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挑而讐

伊尹之圣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智之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母妊自夢神女告之曰舊窻生鼃亟去毋走其邑尽為大水毋溺死化為空桑有見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為是說以蠹伊尹之全也為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身也尽邑皆溺果孰傳

此夢武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于桀故桀囚之中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癸自挑之以致讎爾

問曰會龜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到擊紂射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危反成乃以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使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欵以何日武王曰甲子還報會大兩道唯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故賢者之死蒼鳥鷹也言武王之將帥如鷹之群飛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誰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遣伐器者伐紂之器者爭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爭先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北祭兩行踐期捧盞救灼仁具以  
畢隨鷹之威同得使葦之頸紂黃鉞旦執喜  
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益之  
紂淫以害師殛妣之威追厥死爭徂器之翼  
鼓顛禦謹舞靡之

聚沫也紂將殺膠鬲而為沫矣故武王如  
期而往如捧盞水以救焚灼顛禦未詳釐

音

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  
雉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  
求妖夫曳銜何號于市周出誰誅焉得夫褒  
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  
迎之為楚人所沈梅貪也妖夫者周出天  
前世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  
夫婦賣此器者以為妖執而曳戮之于市

夏之衰有二龍止于夏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祭在積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視之祭流于庭化為玄龜入后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弃之被戮之夫婦哀而收之奔褒三人後獻此女是為褒姒音每

對曰水濱翫昭荆陷殺之謬迂越裳疇且雉之繆昔祈招倡佯以持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終媿蠶勝之獸觸瑤池以造謠儒賊厥誅爰糜其弧齒禍拏以夸憚褒以漁淫嗜殺諫尸謗屠孰鱗祭以徵而化鼃是辜儒一作孺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骨戴勝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王謠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儒賊厥誅疑作說言出王以侵漁其民而亡以淫于嗜慾而亡以輕殺諫臣而亡豈有歸咎于龍祭化鼃之說乎夫糜弧

之謠哉此世儒謬說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保天命之佑与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小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天何与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于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及不幸而遭變孽之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託使亂惑何惡輔弼諂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



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  
佯狂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梅音况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諛

以寵于異召死雷濟克后文王德迈以被芮

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三本皆于異于疑作于此于也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尔志使之惑故倒

以醜醜推逸是寵比干以異已而死雷開以同醜相濟而傾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

故虞芮之頌順之紂以醜梅伯之直奴箕

子之忠故忠良皆喪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于之冰上鳥何

煥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

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

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

所說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

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舌后  
何喜武發殺何所挹載尸集戰何所急

志一作識  
鞭喻政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  
也武王承稷之業誅紂而切激其過也伯  
昌文王也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政以為州  
牧也徹彼岐社者武王誅紂徹去邠岐之  
社而為天下社也遷藏就岐言文王徙  
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賜茲醢者文王受  
紂所賜梅伯之醢以祭告于上天也師望

呂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

牛上屠：國文王喜載舟歸也載尸者武

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馮音憑

對曰棄靈而功篤胡喪焉翼冰以炎盍榮長  
焉既岐既疑宜庸將焉紂去以啓武紹尚焉  
伯鞭于西化江漢游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

祐武踰梁橐囊羶仁萃蟻姐臧淫商痛民以  
亟去肉梅以頒鳥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  
祀牙伏牛強積內以外萌岐日厥心瞭眦显  
光奮力屠國以解籠厥商發殺何逞寒民于  
烹惟粟厥文考而處予以徂征

易岐社以大者易一國之社為天下之大  
社也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羶

其羶者如羶羶之蟻也羶蟻見莊子鳥不

台訴者台音怡我也我者天自謂也言紂肉

梅伯以為醢而頒諸侯：：焉有不訴于  
天者哉大抵屈原天問原之問天也柳子  
天對柳子代天而答原也孰盈癸惡者言  
紂之惡盈于夏癸故兵其躬而殄其祀也  
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于屠釣非真屠  
釣也其隱德于內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

其心甚明故太公樂為之用屠商如屠牛  
之籠解也籠解見賈誼傳發殺曷逞寒民  
于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愷而逞也出  
民于烹熬之中而置之寒涼之地而已惟  
粟厥文考者粟當作栗武王曰予克紂惟  
朕文考无罪武王祇栗文考之灵故伐商  
也而處予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  
哉猶下畏杖上也畏厭命徂征爾又粟  
子言處其子道以徂征也礼小祥以栗為  
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仰絜夫誰畏  
懼

伯長也林君也晋太子申生雉經也絜古  
字

对曰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頰訟虢賊而以

變天地

恭太子為驪姬譖之于內而不得陳列也  
死者如蜩之訟譖者如螻之賊尔此安能  
感天地柳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為不相關  
以天理為漠然無知皆憤懣恨恨之所發  
非正倫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  
代之

天命主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夫又佑  
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夫又佑之言不佑也

問曰初湯臣摯后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  
者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  
下而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夕食昧始以昭未克庸  
成績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勳闔夢生少離散止何壯武屬能流厥  
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  
而厲其武以流其威

謝曰先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湫而勇德

惟其憾于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掛雉帝何享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羹于帝堯壽八百歲犹  
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睡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享  
以俾壽

其死自脫尔豈有餐其羹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蠶蟻役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地爭共食牧草

自相啗

對曰蠅齧已毒不以人肆細腰群螫夫何足  
病萃

蠅胡對切蠶蟻埔也

問曰鷺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潛爾效游採薇鷺而走上回水之上止而

對曰回福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昌偶無鹿何為焉

問曰兄有噬大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泰伯有大弟鍼請之百兩謂車也魯昭公

元年秦鍼奔晉其車千乘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遂以

旅

以多車而卒為旅人于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  
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  
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  
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  
自予忠名弥彰

王逸曰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

即祠堂圖釐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賢楚人  
目論述之故其文義不次叙云薄暮雷電

者原所問略記日暮欬去天兩電也厥嚴  
不奉者楚王之威日墮不可復奉雖求福  
于天无如之何也伏匿穴處者原將退伏  
巖穴復何言也荆勳作師者言楚先王之  
功与楚人之中將士而不長久也悟過改  
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吳光  
爭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為闔庐所勝不



可不戒也穿閭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亡而無賢人以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兄也原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弥彰者言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于後世乎

誠以啗于野胡若之狼嚴墜誼殄丁厥任

合行違匿固若所啗嘍忿毒意誰与醜齊徂秦啗厥詐說登狡庸咈以施日恬禍凶亟鋤夷懷不可化徒居羅闔綽厥武滋以侈顏於菟不可以作急焉庸婦歎吾敖之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于野何其狼然憤懣而不釋也楚之威將墜而誼將殄自有當其任者

道合則行道違則匿固其所也原之呶嘍  
忽毒意歎誰与合哉楚与齊久交而絕之  
与秦宿讎而往朝之餌于秦之詐而不自  
悟也諛者登之狡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  
理拂中而施也禍凶且至而甘于处鋤滅  
不遠而恬于玩此其悞諫固不可化矣原  
之忠懇憂怛徒自汝疲而已何救于楚之  
亡哉闔戶以武而強以侈而頽而况楚哉  
於况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  
可作矣原其誰与歸也歎言也闔天闔也  
吾敖謂懷王也告懷王之祚將短矣怀王  
卒以客死于秦旅客也尸死也誠若名不  
尚曷極而辭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  
以穷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所以深言  
忠名之足尚也

誠齋集卷第九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雜著

冊文

代梁丞相作壽聖齊明廣慈倫德大

上皇后冊文

維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十二月一日庚戌  
朔臣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五典六經若稽

天則勅叙人紀罔不上昭帝猷內融母德身  
博載相永與曦朏相輝是以書首堯典詩首  
周南蓋降羲迄黃肇允而未具嫛武狄胤若  
淑而靡隆君子于是乎謂帝道莫盛于唐堯  
母德莫加于文母也然上下千載相望遙遙  
若夫克父文母生同昭時參天兩地壽儂太  
極如日斯升如月斯常倬乎如今日之於錄  
者曩哉不可得聞已德日新壽日新則鳴號  
令聞又日日新顧可挈而不與哉恭惟

堯壽聖憲天体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  
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陛下皇建渾淪再  
造穹窿更生肖翹重輝宗祐固天縱之聖神  
武文獻聰狗齊又多績也厥亦惟我 壽聖  
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徽懿淵穆惠和靜轉實  
左之右之輔之翼之在河之洲言采其荇闕  
睢之所以風天下也莊敬以思謙恭以卑思

齊之所以垂徽音也為俗之俗薄澣之服葛  
覃之所以化婦道也至于求賢如卷耳逮下  
如膠禾化行如兔冒由身而家由家而國由  
國而天下毋也克仁絜 光堯有不殺之武  
毋也克儉絜 光堯有日損之道毋也克遜  
絜 光堯有黃屋非心之聖惟父惟母同道  
一德惟齊惟鈞光施冲人恩被函生格于皇  
天均儀壽之有永無艾臣敢不洎選今日茶  
餼均儀壽之有永增崇顯名用答揚二親之  
光訓盖聖善壽祺言之不足我是以有明慈  
之稱光明宣慈言之不足我是以有齊廣之  
稱乃齊乃廣之不足我是以有備德之稱且  
厚以持載博而能化德也貫三為一襲六為  
八備也衆美會焉萬善叢焉德行純備視周  
之大任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  
寶加上尊號曰 壽聖齊明廣德備德太上

皇后伏惟 殿下同堯之天合堯之日對越  
大養於萬斯年復無無極燕翼右序以篤  
宋祐以休于萬嗣臣誠歡誠抃稽首再拜謹  
言

詞

給太學士人綾紙詞

牒某人成均材之囿也言執其苗言擷其秀  
既曰擷之曷不執之士之入于斯出于斯有  
頭其用者相踵也庸非國家養士之仁乎有  
養士之仁有自養之仁旌省毋怠事須准勅  
給牒補議充太學生故牒

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某聞聖人孝莫大於尊親：：之至莫大於  
愛之以德吾如是而尊之吾親可以受之受  
之而安居之而無疑是之謂愛之以德不然  
極吾之所欲尊而不顧吾親之所不欲受豈

所謂愛之以德乎昔魯之閔僖兄弟也然閔公先君也僖繼閔者也而文公乃躋於閔之上文公知尊其父而不知納其父於非禮之地是則尊其父者陷其父也故春秋書之曰躋僖公譏之也至定公而遂祀始正故又書之曰從祀先公加之也然則議者欲尊大行太上光堯皇帝為祖無乃近於躋僖公之類乎兄弟且不可而父子則可乎恭惟太

上光堯皇帝以上聖之資當艱難之運而能

撥亂世反之止皇建太極再造兩儀更生烝民重立九廟中興之業魏蕩遠古至於回龍輔於永祐承太母於慈寧偃兵息民涵育溥博和我靖國方內密如紹興辛巳遂亮叛盟戎路一征克酋自斃功成不處斷自天衷褰裳去之以授聖嗣駿切丕烈赫然如彼道隆德茂卓然如此其視光武無所與遜皇

乎我 宋正天之大理不可欺已尊而為祖  
何不可者然莽取漢而漢亡則先漢至平帝  
而終光武取莽而漢興則後漢自光武而始  
國自我始謂之祖可也光武之於平帝光武  
所不得而父况非受之於平帝平帝之於光  
武平帝所不得而子况非授之於光武親則  
非父子也世則非授受也謂之祖可也今我  
授也光武親則徽宗之子也位則徽宗之  
授也稟父之命傳父之位至於廟號父居  
其前同 列聖而稱宗子居其後異 列聖  
而稱祖 光武之心其安乎哉揚雄曰孝莫  
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尊其號而使其  
心不安其神不寧可乎今申命公卿大臣議  
即博士僉爾而進質之於天蓋亦無變稱宗  
之制而獨求極尊之謚庶幾下可以稱 吾  
君愛親以德之美意上可以安 光武在天



之神靈也謹按謚法窮神知化曰聖一民無  
為曰神克定禍亂曰武脩德來遠曰文禮文  
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  
仁儉不曰聖乎內嬪 聖子獨觀昭曠不曰  
神乎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  
干裔夷用賓不曰文乎刺經作制興滯舉偏  
不曰章乎 宗廟再安祀 宋配天不曰孝  
乎晉帝堯之德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  
章堯之章也親睦九族堯之孝也惟我 太  
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今易名脩堯六德  
勒崇垂鴻金声玉振於是為稱若夫高者天  
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  
曰謂天蓋高惟高之一字乃盡乎天德惟天  
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  
九皇其功高乎二典其壽高乎三五六經之  
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當之 太

上光光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聖神武文  
章孝皇帝廟曰 高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  
照會謹狀

葉恭簡公謚議

名義聞  
字審言

議曰天下有名教聖人有天爵政教莫大乎  
誅賞而誅有不及于隱慝人爵莫顯乎公卿  
而爵有不施于幽光謚也者其教不以政而  
以名其爵不以人而以天者也一字之褒死  
而不忘片言之貶百世不改是以君子貴之  
樞密葉公既薨其子某謁于太常考其行實  
稽之謚法法之所與也謹按謚法不懈于位  
曰恭正直無邪曰簡合是二者可以易公之  
名矣公何以謂之恭也紹興之季年虜酋敗  
盟寇我疆場有為右相而受命督視者逡巡  
畏避竟不肯行公入對毅然請行 太上皇  
帝玉音慰諭且謂卿能為朕行朕復何慮大

抵緩則食其祿急則逃其死為臣如此懈就甚焉公遇大難而以身任之可謂不懈于位矣是以謂之恭也公何以謂之簡也公自為小吏而上疏論時宰之奸邪以取免官之譴及執法殿中則論執政之乖悞必使釋位而去且謂君子當長養成就使之有立小人當芟夷蘊崇勿使能殖可謂正直無邪矣是以

謂之簡也請謚曰恭簡謹議  
節使趙忠果謚議名七政

論曰身與義孰重曰義重忠與功孰難曰忠難古人不以天下易兩臂蓋以身重于天下故也然身不可殺乃有殺身以成義生不可舍乃有舍生而取義君子是以知天下至重之器在義而不在身古人不以九合易一死蓋以功難于濟世故也然以其君伯者或有比之而不悅以其君顯者或有恥之而不為君

于是以知天下至難之業不在功而在忠故節使趙公奮至難之志而不惧捐甚重之身而無愛功雖不就義則獨高矣矧公神明之曹宗室之英乃與上古之伏節死義者爭日月之光凌雪霜之嚴是歲寒之松生於高宗之景山疾風之草生于文王之靈囿也詩不云乎豈不他人不如我同姓議禮者當正色而謚之夫何疑焉公在靖康之間慨金虜之猶痛宗國之屯結豪傑三千人以赴京師在建炎之間復結義士數千人欲為朝廷取河北竟以謀世虜人執之斬腰於市嗚呼痛矣謹按謚法殺身報國曰忠犯衆所惧曰果公之志欲取河北于既陷之後不亦犯衆所惧乎公之義捐一身於衆人貪生之日不亦殺身報國乎宜以忠果為謚謹議

策問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為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于古積之至于今舊者不足繼之以鼓鑄之之不足繼之以楮券互其為錢不勝其為有餘也而反念不足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物兩貴其安在或謂以楮為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細民之便此其所以散也然行之于益州未聞如是之弊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為之其費不貲盍與鐵者兩行乎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之費無泉之利無以為也然足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故鑄可為也其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偽者氏猶病之數鑄可為不可為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

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  
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  
鷄二彘之畜孟子所不忽也何必曰利孟子  
有為言之也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  
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  
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寡言無施諸  
君必不為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

省試別頭策問

啓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強而致此蘓氏  
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  
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說則先才由后之  
說則后才兩從則矣一從則孰歸或曰蘓氏  
駁乎才司馬氏粹乎經才則多尤經則寡悔  
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唯不尚才哉舜之  
五臣周之十乱不用才哉且司馬氏之說曰  
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

與德之分也昭矣及現傳稱高辛氏高陽氏  
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  
所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歟諸君  
且用世矣于此何嚮有司將觀焉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趨治者固多塗經乃謂之道繼乃謂之德  
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

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  
人馭乎術與漢嘗怪二帝之治執中之彌邇

而光被之彌遠精一之彌約而雍熙之彌博  
堯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卓也及舜以是傳  
之三聖文武周公現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  
豈弟形于心忠厚洽于物禮樂陶于天下偉  
矣然兵刑之繁已伏于圍空之日春秋之戰  
亦倚于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當周公  
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寢微矣周公

用于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歟抑知之而不改  
歟且其道未離于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違  
于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者不一何也于  
是秦人監之訕道以進乎術偪滲而向乎功  
一用权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携其政以歸乎  
兵與刑以為吾可以有就則亦奚天下不悅  
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強而強為國而濟  
登茲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以  
此終其信然耶抑評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  
夫成毀之与工拙此二事也秦與工于為國  
則不以毀廢功不以人揜技也且其后之毀  
庸知其不有由歟抑其所以毀者果出於其  
所以成者歟于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寬  
厚公恕之治与天下為清靜和樂之事然漢  
無秦之術而亦有秦之功巧貫紅粟白老兒  
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為秦



之強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  
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曰何至純任德教  
用周政乎二君之治蓋出乎秦人之所謂術  
者矣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  
之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下帝  
周不得不弱說者曰窮于周然奚而不窮于  
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護者曰異世至于

秦一秦也由乎前也奚以功由乎后也奚以  
毀說者又曰秦之所挾者毀之具也其前之

功者幸也然宣帝復用之而功則入奚說之  
諛恭惟主上躬發聖德統攝群元蓋將摠  
闔闢天地之志以丕續祖烈內修之政自治  
之策必有萬其全也此者紆淮民之勤蠲江  
湖之逋復益策脫兵甲卻羨餘戢橫歛劭農  
功講水澤藹如之治登周漢而成唐虞有日  
矣敢問諸君繫欲輯不世之功則且術之施

然秦之短武之悔乃有可懲而秦之強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攻之業則宜道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益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一行其三而並歟擇其一而專歟抑外此而之他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于術或曰仁術不自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歎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非古也危而注意將是寒裘兩裘之論也故終將在秦論將在豫嘗試歷選若昔與諸君論之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軺車將豈專戴鷄哉然洵邑陳濤之役山西之族晒之或又謂列兵法者皆決水轉圜之家學裕父功者乃忠義感人之燕翼不其其人于其闕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販為爪牙何

必將種乎又或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  
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不能破秦可偏廢哉軍  
市之租盡給士卒庶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不  
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軍而失道  
尚乳臭不見輕鬻樵水斂錢帛而實燕晉斯  
焉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知將亦未易若曰  
亡踰老臣若曰臣能死之自鬻河蕪焉然降  
匈奴者即自當軍子之後困壺頭者即據鞍  
矍鑠之老嫗何歟或謂戰必勝之將微信謹  
守籥者疇知之勇可用之將微經濟之者  
疇識之舉良將大臣事也然守汝州而禽舉  
之者誰歟此猶可諉曰文武異科將相異列  
也意思深長必禽萬人敵者舉之策敵制勝  
必武舉異等者舉之亦各于其黨也然敏辨  
言兵而望風輒潰卒之者又誰歟或曰相崇  
而疏將重而遠盍親且近者之咨乎嘻五樓

之敗即中尉之門人潼關之劍即軍容之上  
客旋節以賂得者有傳帥之號招討以貨取  
者亡封丘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  
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  
人歎之何也恭惟 主上聖武如堯勇智如  
湯饒烈導晦如武王然寤寐周召旁招頗牧  
廼者矣 德音下 明詔下而侍從外而士  
兵各舉偏裨以格採擢 聖慮至深遠也  
伊欲謹差真材允答隆指援舊以鑒新舍短  
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君切磋商究之也  
焉

庚戌殿試武舉策 御題

朕以寡昧獲承 至尊壽皇之休德任大守  
重求惟保邦安邊之要莫大乎二柄夙夜祇  
懼適永天保采薇之治至親御鞍馬講武訓  
兵屢詔諸將一意拊摩選偏裨之智勇而上

之樞廷戒將帥之掎克而察以御史 朕于  
軍政非不盡心焉今于大夫咸造在廷 朕  
甚嘉之蓋聞古者兵制夏商而上邈矣周家  
之制地方百里出士若徒者三千焉此井牧  
之法也然乘馬之法一同百里出士若卒者  
七亦有五百焉何其異也至於諸侯兵十大  
夫孟津之會侯國八百則兵之為一者皆六  
矣而天子之兵已止矣十有五萬焉財足以當  
于齊之內政皆之被廬秦之封官銀之肆北  
軍之樓無唐之府兵曠騎雖曰非古亦各  
有其制也其因革善否可得聞乎若夫歷代  
舟車步騎之異技奇正偏伍之異法擇將者  
或以文或以武或以新進或以老成何塗而  
得其人設兵者或仁善或言力或祖韜畧或  
祖孫吳何門而決其策子大夫謀之熟矣悉

意以陳 朕於親覽

詩集卷第十六